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
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
编



荆楚文库

民间故事
精粹



民间故事精粹

[下]

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「二〇一二」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
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民间故事精粹

[下]

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[二〇一二]



枣核

早年间，在山脚下的一个庄里，有一家人家，只是两口子过日子。两口子成天价盼个小孩，都说：“俺哪怕有枣核那么大个孩子也好啊！”过了不多日子，他们生了一个小孩。无巧不成故事，这小孩正好像枣核那么点，两口子欢喜得了不得，给孩子起了个名叫枣核。

一年又一年，枣核一点也不见长，还是像枣核那么点。爹说：“枣核啊！白叫我欢喜了一场，养活你这样的孩子能做什么！”娘说：“枣核啊！你一点不见长，我也真为你愁得慌！”枣核说：“爹娘，都不用愁，别看我人小，一样能做事情。”

枣核很勤快，天天干活，不但身体练得结实，还学了很多的本领。他能扶犁，也能赶驴，打柴比别人打得都多，因为他一蹦就能蹦屋脊那么高。别人上不去的地方他也能上去。邻舍百家都夸奖起枣核来，有的埋怨自己的孩子说：“人家枣核那么点，也能做活，你不会做活，还不羞！”枣核的爹娘也高兴了起来。

枣核不光勤快，也很精明。有一年旱天，满坡里的庄稼一粒也没收。庄户人没有吃的，城里的衙门还是下来要官粮。庄户人纳不上粮，县官就吩咐衙役把牛、驴都牵了去。

牵去了牛、驴，没有了种庄稼的本啦，大伙都愁得了不得。枣核对大伙说：“都不用愁，我有办法！”有的人却不相信，说：“你别小人说大话啦！”枣核也不争辩，只是说：“不信，你们就看看。”

到了晚上，枣核跑到县官栓牛、驴的院子外面，一蹦，蹦进墙去，等衙役都睡着了，解开缰绳，又一蹦，躲到驴耳朵里，“哦喝！哦喝！”大声吆喝着赶驴。衙役们从梦里跳了起来，惊慌地喊着：“进来牵驴的啦！进来牵驴的啦！”立刻明刀长枪的，到处搜人。

闹腾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搜着。衙役们刚刚躺下，又听到“哦喝！哦喝！”又都跳了起来，还是哪里也没搜到人。衙役们才躺下，枣核却又吆喝起来。到了过半夜，衙役们都瞌睡得了不得，有一个衙役头说：“不用管它，不知是个什么东西作怪，咱们睡咱们的觉吧。”衙役们困慌了，倒下睡得和泥块一样，什么动静也听不见了。枣核从驴耳朵里跳了下来，把门开开，赶着牲口回了庄。

牵走了牲口，县官是不肯罢休的。天一亮，县官带着衙役下去捉拿庄户人。枣核蹦出来说：“牲口是我牵的，你要怎样！”

县官叫着说：“快绑起来！快绑起来！”

衙役拿出铁锁来，去绑枣核，“噗！”的一声，枣核打铁索链子缝里蹦了出来，站在那里哈哈地笑。

衙役们都急得直转，不知怎么办好。还是县官主意多，说：“把他使钱裕（即装钱物的口袋）装着背到大堂去吧！”

县官坐了大堂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给我打！”

打这面，枣核蹦到那面去；打那面，枣核蹦到这面来，怎么也打不着。县官气得脸通红，嚷道：“多加几个人，多加几条棍！”

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，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，抓着胡子荡秋千。县官慌张了，直喊：“快打！快打！”衙役们一棍打下去，没打着枣核，却打着县官的下巴骨啦，把县官的牙都打下来了。满堂的人都慌了起来，一齐照顾县官去了，枣核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董均伦 江源 整理

羊 尾 孩

从前，达斡尔族有兄弟俩，娶了女人还在一起过。老大的女人整天吵着要分家，兄弟俩没有办法，只好照办了。可是他们的家产只有一间挡不住风雨的破草房和一头老掉牙的绵羊。

老大的女人说：“这间草房是祖宗留下来的，理应是老大的。老绵羊天天晚上是我给喂泔水，理应归我。”

老二的女人说：“草房你要就要吧，老绵羊可离不开我。天天早晨牵它出去的是我，天天中午去给它换地方的是我，天天晚上把它牵回的也是我。你只是把涮锅的泔水倒进羊圈里，羊想喝喝着，只能舔几口带泥的脏泔水！想趴趴不下，只能站在稀泥里！”

两个女人争起老绵羊来。老大的女人抱住老绵羊的头往屋里拽，老二的女人抓



住羊尾巴往外拉。结果羊尾巴拽断了，老二的女人只分到一个羊尾巴。

兄弟俩分家后，老二和女人带着唯一的家产——羊尾巴，在离村不远的树林里搭了一个小窝棚住下来。老二的女人把羊尾巴包了又包，裹了又裹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窝棚里的小台上。

半夜，老二的女人被冻醒了。听见放羊尾巴的小台上有个小孩在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我冷了！我饿了！快把我抱下来吧！”

老二的女人挺奇怪，点着灯一看，放羊尾巴的小台上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，张着手要她抱。老二的女人赶忙把他抱下来搂在怀里，把奶头伸给他，小男孩咕嘟咕嘟吃起奶来。

老二的女人把老二推醒，告诉他羊尾巴变成了孩子，夫妻俩都很高兴。因为小男孩是羊尾巴变的，所以就叫羊尾孩。

羊尾孩一夜之间就长成了七八岁的孩子，第二天就出去和村里的小孩玩，交了很多朋友。他们听说羊尾孩住在小草棚里，都很同情。夜里他们把家里的车套上，带着斧子、锯子，给羊尾孩拉房木，盖房子，天亮以前就盖起了带篱墙院套的三间大草房。小朋友里最能干的是羊尾孩，他一只手就能把大梁举起来。老二和女人白天劳累了一天，晚上呼呼睡。早晨起来一看，自己睡在三间大草房的正屋里。他们问羊尾孩，羊尾孩说：“是村里的小朋友帮着盖的。”

村里的人们发现树林里带院套的三间大草房，都挺奇怪，最奇怪的要算老大的女人了。

老大的女人装着亲热的样子来到老二的新家探问。老二的女人说：“这都是你侄子羊尾孩和他的小朋友们干的，要指着老二啊，一辈子住窝棚吧。”还叫来羊尾孩拜见老大的女人。

老大的女人更奇怪：“他就是羊尾巴变的吗？”

羊尾孩听了很不高兴：“什么羊尾巴羊尾巴的，我是我妈生的！”他闹起来，硬让老二和女人把老大的女人撵走了。

老大的女人怀恨在心，买通了七个小偷，夜里摸进老二家里，把睡熟的羊尾孩抬出来，装进麻袋扔进大河里。

羊尾孩因为是羊尾变的，没沉到水里。他顺流漂去，撞到一个尖石砬子上，麻袋破了，羊尾孩爬出来。他站在岸边抖一抖身子，羊毛和水珠掉在地上，都变成咩咩叫的小羊。羊尾孩也一下子变成了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赶着羊群回家去。

老二和女人早早起来不见羊尾孩，正在家里伤心地哭。看见羊尾孩变成小伙子

赶回一大群羊，都破涕为笑。老二的女人嗔怪说：“以后不管白天夜里，出门要告诉爹妈一声。”

羊尾孩说：“昨天夜里，大娘买通七个小偷，把我装在麻袋里扔进大河里啦！是一个尖石砬子挂破了麻袋，我才脱身出来。这个羊群，是河神送给爹娘的。”

老大的女人听说羊尾孩没死，还变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赶回一群羊，更加眼红了。她又装着亲热的样子到老二家里串门。

羊尾孩去放羊，老二去砍柴，家里只剩下老二的女人。老二的女人一见老大的女人就说：“没想到你那么狠心，竟想害死我们的孩子。”

老大的女人笑嘻嘻地说：“咳！你知道什么！昨天夜里，河神爷给我托梦，说要给羊尾孩一群羊，去晚了就不给啦！所以，我才叫侄子连夜去取的。要不，你们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羊群呢？”

老二的女人讽刺说：“那得感谢你这个做大娘的啦！”

老大的女人忙摆手说：“不用啦！不用啦！你把羊尾孩见到河神爷的情景给我讲一讲就行啦！”

老二的女人说：“好！我给你讲，你细细听！你把我们的孩子装进麻袋里，叫七个小偷扔进河里以后，河神马上派四个夜叉把他用花轿抬到水晶宫里，给他摆上山珍海味的宴席，让龙女给他跳舞，整整乐了一个通宵。到了早晨，又派夜叉把他送出水，还赠给他一个羊群。听说河神的女儿看中了我们的孩子，要招他做女婿呢！只是碍着没有媒人来我家提亲。”

老大的女人听了这一席话，急得再也坐不住了。马上跑回家去，叫老大和七个小偷把她装进麻袋里，但等天黑，好把她扔到河里。她还多长了一个心眼儿，把一只胳膊留在外边，对七个小偷说：“我去给河神当媒人，河神一定很高兴。他给的东西我要拿不了，就给你们。老大太笨，就让他站在岸上等着赶羊吧。”

天刚一黑，七个小偷就把老大的女人扔进河里。老大的女人不是羊尾变的，到水里就往下沉。她心里着慌，刚喊了个“快”字就淹死了。岸上的大小偷听见“快”字，急忙跳进水中，被水流打得乱扑腾。二小偷以为大小偷又在叫他，也连忙跳下水，三小偷看见二小偷拼命挣扎的样子，以为叫他们剩下的人赶快下水，就催着别的小偷说：“你们看二哥多着急呀！一定是河神给的东西太多啦！”于是，剩下的五个小偷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。

老大在岸上整整等了一夜，天都亮了，还不见女人和七个小偷从河里赶出羊群，抬回宝贝。远远听到吆喝羊群的声音，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羊尾孩赶着羊群过来了。



羊尾孩问老大为什么在这里打转,老大一五一十地都说了。

羊尾孩哈哈大笑着说:“不用等啦,河神的羊群和宝贝不是随便给人的。贪财的人自己找死,这是大娘和七个小偷应得的下场!”

安布库 口述 巴克尔 整理

拇指孩儿

从前,达斡尔族有老两口,年岁很大了还没有儿女。他们很伤心,日夜盼望能有一个孩子。

有一天,老头耕地去了,老婆子在家做拉萨饭(用箩筛好的荞麦面做的面条),正在切面的时候,不小心把拇指齐根切断了。老婆子心痛地把它拾起来,立在面板上,继续干活。过了一会儿,她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: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

老婆子吓了一跳,哪里来的小孩啊?她顺着发出的声音找,声音是从面板上传来的,她定神一看,啊!面板上站着一个小小的孩子。小脸像蛋壳般白嫩,眼睛像稠李(一种野果)一样黑亮,红红的小嘴就像熟透了的棠梨,可爱极了。那是她的大拇指变成的小孩啊。老婆子又惊又喜,把拇指孩儿攥在手心,热烈地亲他。拇指孩儿说:“妈妈,我给爸爸送饭去吧!”

拇指孩儿把装拉萨饭的罐子顶在头上走了。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快来吃饭,我给你送饭来了。”老头儿只听见声音,看不到人。到了地头上,看到饭罐子旁边站着一个小小的孩子,老头儿也乐坏了,他吃着自己孩子送来的饭,觉得格外香。

老头儿乐滋滋地坐在地头上吃饭。拇指孩儿想学耕地,他赶牛扶犁,没走几步,忽然一个大土块滚落下来,把他埋在里面了。老头儿吃完饭不见拇指孩儿,他找呀,找呀,田地里全找遍了还是找不见。他伤心地回到家里,和老伴儿两个人悲伤地哭了起来。

拇指孩儿被压在土块下面,拱也拱不动,他就在土块缝里来回钻。这么钻、那么钻,好不容易钻到地面上,跑回家时已经是半夜了。他站在窗台上喊: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我回来了,快给我开门!”

老婆子跳起来,趿拉着鞋,跌跌撞撞跑去打开门,把拇指孩儿紧紧搂在胸前,乐

得流出了眼泪。

别看拇指孩儿长得小，但伶俐透顶，学啥会啥。老头儿有了个好帮手，日子过得很来劲。这事在远近的村落都传开了。有一个有钱人知道了，他骑着马来看拇指孩儿。他很瞧不起地说：“呸！长得这么小，连个宰鸡的本事都不会有，还说能干活呢！你不用干别的，我家有一头三百斤重的大猪，今天夜里你能把它赶出来，不叫我发现的话，那头猪就白送给你。”

拇指孩儿笑着答应下来。天刚黑，他就溜进有钱人家猪圈里，悄悄爬进那头大猪的耳朵里躲起来。有钱人亲自掌灯守着猪圈，隔一会儿在猪圈里转一圈。他把角角落落照了几遍，不见拇指孩儿，就不耐烦起来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当有钱人刚进屋的功夫，拇指孩儿就从猪耳朵里跳出来，把大猪赶回家了。有钱人稍休息一会儿再出来时，大猪就没了。他慌慌张张地从后面追，当他赶到拇指孩儿家的时候，大猪已经变成了一堆肉了。

有钱人输得很不甘心，第二天又到拇指孩儿家里说：“我有一匹好坐骑，今天夜里你还能把它骑回来的话，也白送给你。”

天黑的时候，有钱人把马拴在大门外拴马的桩子上，他站在旁边死守着。拇指孩儿悄悄走过去，动一动马缰绳，有钱人急忙划着了火柴，这时候拇指孩儿迅速爬到马桩上边，钻进穿绳的洞眼里，解开了马缰绳。当有钱人弯下腰寻找的功夫，他就从马头上跑过去骑在了马背上，一甩马鞭就颠儿了。

有钱人又输了，他心里想，这小东西敏捷得就像机灵的小黄羊，这一回看他能不能把攥在手心里的东西夺走。第二天他又去找拇指孩儿说：“我有一颗珍珠，我把它攥在手心里，看你今天夜里能不能把它拿到手？”

拇指孩儿说：“可以，不过你得当心百倍，一定要把手攥得紧上加紧才行。”

夜里有钱人把珍珠紧紧攥在手心里，不敢睡觉。天一黑，拇指孩儿悄悄溜进有钱人的房间，藏在一旁等着。到了后半夜，有钱人不见拇指孩儿来夺珍珠，他实在困得熬不住了，推醒老婆说：“你醒一醒，替我拿一会儿，可要攥紧拳头，小心别叫拇指孩儿夺走了呀！”

这时拇指孩儿已经接近他的拳头旁边了，趁他撒手交给他老婆的当儿，从中接到手里就往外跑。有钱人的老婆张开手等了半天，不见珍珠到手里，心里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你倒是快递过来啊！”

“我不是早就给你了吗？”

“啥时候给我的啊？”



他们两人争论了半天，有钱人才惊醒过来，这下坏事了，一定又叫拇指孩儿钻空子了。两人吵吵闹闹，点着灯在屋子里寻找的工夫，拇指孩儿早已跑回家，把珍珠摆在自己家木柜上面了。

布奇口述 郭·巴尔登整理 郭·白玲翻译

豆腐孩儿

早先年，辽河套里住着一家姓苏的，两口子做豆腐为生，苦巴苦曳（艰辛劳累）地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可就有一件事不遂心，两口子四十多了还没儿女。常言说，缺儿缺女缺了半台戏。老苏家的日子怎么瞅也是个冷清。就为这，老苏头儿带着老伴儿东烧香西拜佛，又请了一张菩萨像供在家。可到头来啥用也没顶，见天晚上还是夫妻俩孤零零地守干灯。

有一天，老伴儿把新压好的豆腐拣了三块，供到菩萨像前，祷告说：“菩萨啊，哪怕让我有个像三块豆腐这么高的孩子也行啊！”哪曾想，画上的菩萨开口说话了：“你想要孩子，就把这三块豆腐吃了吧！”

老伴儿吓坏了，揉揉眼睛再看，菩萨像和以往没啥两样。她急忙把这事儿告诉了男人。老苏头儿半信半疑地说：“备不住是菩萨显灵了，你就试试好了。”老伴儿求子心切，大口小口地就把那三块豆腐都吃了。你猜怎么着，媳妇吃了豆腐真就怀孕了，九个月下来，一生生下个胖小子，虎头虎脑的，长得甭提多招人稀罕。可有一宗，孩子个头儿小了点儿，真就像三块豆腐那么高。老苏头儿喜滋滋地拍着儿子屁股说：“小点儿不碍事，有苗儿不愁长，就叫他‘豆腐孩儿’吧。”

说起来真够玄的，豆腐孩儿睁开眼就会说话，落地上就能跑能跳，一声爹一声妈地叫得豆腐匠两口子心像掉进了蜜罐里。两口子拿豆腐孩儿当心尖尖儿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豆腐孩儿光长岁数不长个儿，在外面玩儿时总受欺负。他妈就犯愁了：这么矮的小人儿将来能干点儿啥呢？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担担儿，人家要害他可倒容易，和碾死个臭虫差不多！三愁两愁，豆腐孩儿他妈熬糟死了，光剩这父子二人过活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豆腐孩儿在邻居家玩儿，他人小不显眼，邻居家忘了他这个茬儿，

把大门早早关上了。豆腐孩儿玩儿够了想回家，才发现人家大门插上了。他没出声儿，站在当院四下瞅瞅，一眼瞅见门下有个阴沟，就想从那钻出去。他猫下腰，往阴沟一拱，人倒是出来了，却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，箍得他浑身骨头节生疼生疼的。豆腐孩儿一看，邻居家门外站着几个人，挺眼生，就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抓他那个人说：“别出声儿！你现在去给我们办件事，从这阴沟再钻进去，想法把门打开，把这家的牛牵出一头来！”

豆腐孩儿这才知道自个儿落到一伙儿贼人手中。他假装害怕地说：“你们放了我吧，我可不敢做这种事，我爹知道了准揍我。”

那人眉毛一竖，把他一下子举过头顶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去不去？不去我摔死你！”

“别摔，别摔，我去。”豆腐孩儿赶紧答应了。他从阴沟钻进院子。这时候，邻居家以为豆腐孩儿要偷牛，不由分说把他扭住，推推搡搡拉到老苏头儿面前，骂骂吵吵地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，街坊邻居住着，你儿子和别人搭伙偷我们家的牛，屁大个小孩儿，贼心倒不小！”这一嚷嚷，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，豆腐孩儿哭了，说：“爹，我没偷，是他们屈赖我。”老苏头儿说：“你本来就没有糊口的本事，这回又把名声搞坏了。爹眼瞅老了，快要干不动活儿了，你这么不中用，爹跟你操心到哪天才是头儿呢？”老苏头儿说着说着哭起来了。

豆腐孩儿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，可不是咋的，别人家像他这么大的小尢儿（小孩儿）都能帮大人放放牛、搂搂柴禾、干上几把子零活了，自己还整天在外头疯玩儿，叫老爹操心，这哪行？豆腐孩儿决心出去闯荡闯荡。他等爹爹睡下了，就连夜离开了家。

豆腐孩儿顺着辽河往上走，走过一村又一村，逢人就问有没有雇小半拉子的。人们看看他的身量，都憋不住笑，说：“三块豆腐垫个大钱儿高，你能干动啥活计？家玩儿去吧。”豆腐孩儿不死心，继续往前走，他就不信找不下一个挣饭吃的地方。

这一天，豆腐孩儿来到一座庙前，推开山门，只见庙里空无一人，不知哪儿钻进来的几只鸡在佛殿里奔来跑去，地上净是鸡屎。豆腐孩儿轰跑了鸡，刚想在这里歇一会儿，庙里的老和尚化缘回来了。豆腐孩儿麻溜儿问：“师父，你们庙上雇人不？”老和尚看看豆腐孩儿，说：“你能干点儿啥呀？”

碰巧又有几只鸡溜达到佛殿门前，伸头探脑地想进去，豆腐孩儿站在门槛上一蹿高：“欧嘶！”就这一嗓子，几只鸡扑棱着翅膀全惊跑了。老和尚一看，心说，行，别看这小人儿不大，鸡还真怕他。就说：“这庙上就我自己，正短一个干杂活的，你愿意干就留下。”

豆腐孩儿连忙答应了，心说，看不出这老和尚说话真够狠的。老和尚说话狠，做

出事来更狠。过去和尚出家都忌口吃素，老和尚当初忌口时留了一手，日后兴吃鸡蛋，庙上那群鸡就是他养成的。豆腐孩儿每天在庙里忙得手脚不拾闲儿，帮老和尚喂鸡、看鸡，可是，他连鸡蛋的味儿都没闻着，下的鸡蛋全叫老和尚独吞了。这还不说，鸡是活物，哪能时时都看得住？有一次，豆腐孩儿没留神，一只鸡钻进了佛殿，刚好被老和尚看见了，幸好没屙下鸡屎。就这样，老和尚还把豆腐孩儿暴打了一顿，罚他在佛殿里跪了半晌，饿了两顿饭。

时间长了，豆腐孩儿一看老和尚这么歹毒，拿自己不当人待，也有气了，可走又走不了，就盘算着使个招子，治治这个老和尚。

这一天，老和尚出外化缘去了，豆腐孩儿从老和尚屋里偷了一把红糖，又抓了两把炒面，用水和成了稀糊糊，在佛殿里这儿拨一推，那儿拨一堆，看上去和鸡屎不差样儿，忙乎完了，就坐在门槛上等老和尚回来。

远远地瞧见老和尚露头了，豆腐孩儿手脚麻利地将一只鸡轰进了佛殿，老和尚刚好进了庙，一眼瞧见佛殿里有只鸡，走近前，又见佛殿的地上一摊一块儿遍地鸡屎。豆腐孩儿装作才发觉鸡进了佛殿，急慌慌把鸡轰出去了。这一回，老和尚可倒是也没打也没骂，说出的话却句句咬着肉：“我早就把丑话说在头里了，这佛殿里的鸡屎你都吃了吧，今晚上你就不用吃饭了！”

豆腐孩儿装作挺不情愿的样子，半天才抓起一块鸡屎放到嘴里，嚼嚼，味道好像挺香，他大口大口吃起来。其实，他吃的本就是红糖和炒面调成的糊糊，哪能不好吃？豆腐孩儿越吃越香，吃了一块又一块，老和尚都看傻了眼。他心里直犯捉摸，这鸡屎吃起来能有这么香甜？看看佛殿里还剩最后一堆鸡屎了，老和尚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这一堆留给我吧，我也尝尝鸡屎是什么味道。”说完，不等豆腐孩儿回话，他抓起来就放进嘴了，嚼嚼，品品，嗯，味道真不错，敢情鸡屎这么好吃，看鸡这差事真不该派给豆腐孩儿！老和尚吃得舔嘴咂舌的，对豆腐孩儿说：“以后你不用看鸡了，让它们进殿里随便屙屎吧，屙的屎都给我留着，你一口也不许吃！”豆腐孩儿点点头，偷偷捂嘴乐了。

第二天，老和尚出外化缘回来，一头就钻进了佛殿，他昨天开禁不要紧，今天鸡群在殿里闹翻了天，佛像上下，供桌上、地上，到处是一摊摊鸡屎。老和尚在外面走得又饥又渴，忙不迭抓起两摊在嘴里胡噜。咦？怎么变味儿了？又酸又臭地叫人直反胃。老和尚心想，兴许是这两把没叨正？又换了一堆往嘴里一塞，这下子，把肚子东西全呕出来了！老和尚知道自己上当了，又羞又恼，操起一根棒子就去打豆腐孩儿。豆腐孩儿往旁边一跳，大声问：“师父为啥打人？”老和尚气哼哼地说：“打

你是轻的，你别在庙上干了，给我滚出去！”豆腐孩儿笑嘻嘻地说：“多谢师父，我正想不干了，你给我算工钱吧！”老和尚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，说：“你还惦着要工钱？先吃我一顿棒子再说。”说完，抡起棒子就打。

豆腐孩儿人小身子灵便，三躲两躲跑出庙门，边跑边喊：“你赖下工钱不给，我去告你！”老和尚害怕这事张扬出去，人们要是听说他抢吃鸡屎，还不笑掉大牙？他赶紧追豆腐孩儿，生怕豆腐孩儿跑了。也是他跑得急了点儿，脚下一绊，身子往前一扑，那根棒子正好杵在心口窝上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老和尚竟咽气了！

出了人命，这还了得？有人报了县衙。县官和老和尚有点私交，也没细问情由，就让人火速将豆腐孩儿抓来偿命。两个差人来抓豆腐孩儿，一照面，差人乐了，说：“这小孩儿一丁点儿高，怎么能杀那老和尚？”豆腐孩儿连喊冤枉，差人说：“你冤不冤咱管不了，上堂跟大老爷说去。不过，那和尚和老爷有交情，和尚死了，老爷还不得拿你出气呀！”说完，差人掏出锁链儿，可豆腐孩儿太小了，锁链没法带，两个差人一噎咕（合计），干脆找来个布口袋，把豆腐孩儿往里一装，扎上口袋嘴，背起来就走。豆腐孩儿在口袋里蹬呀，踹呀，喊呀，叫呀，两个差人理也不理，脚下走得更快了。

到了县城，差人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，俩人心想，反正人已经抓来了，先吃饱了再说。两个差人找了一家饭馆，把口袋挂在饭馆的后门闩上，叫了酒菜，就喝起来。一来二去，可就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地先后倒在桌子上，像死猪一样打起呼噜来。

豆腐孩儿在口袋里喊累了，蹬累了，身上什么家什儿也没有，没法子出口袋。他不死心，就在里面一拱一拱的。突然，身边传来脚步声，有人过来把口袋从门闩上取下来，背在背上，“吱溜”一声开了后门，来到后院。

有人解开了口袋嘴儿，豆腐孩儿出了口袋，往院子一站，把那人吓得“啊”了一声，豆腐孩儿揉揉眼睛只见眼前站着个小老头儿，个头儿比自己高不了多少，胡子倒有一大把！豆腐孩儿一看这世上还有人跟自己长得一个样，就嘻嘻笑了，问那人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口袋里？”

小老头儿说：“我哪曾想口袋里装的是人，我寻思是只小鸡儿，回家用它下酒呢！”豆腐孩儿听着挺好玩儿，这小老头儿还偷鸡摸狗的，真有意思。他眨巴眨巴眼睛又问小老头儿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也长得这么小？”

小老头儿忘了刚才自己偷鸡的事，腆了腆胸脯子说：“你别看我长得不起眼儿，我可是本县县太爷他老爹！”说完这话，小老头儿又垂头丧气地说：“也不知我这是犯了啥病，打生下来就这模样，好歹娶妻生了子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这个头儿么，愣是不给你往高长呀！”



豆腐孩儿一听小老头儿是县官的老爹，就有主意了，说：“你这么大年纪，长不长个儿也没啥了，可别误了我的大事。快把我装进口袋，扎上嘴，挂在门闩上，菩萨好打发人把我接去调治调治。往后，我就和平常人一样高了。”

小老头儿一听，急忙问：“让我也一块儿去治治好不好？”豆腐孩儿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菩萨说了，一年里只能治一个人。”小老头儿说：“你年纪小，哪年治还不中？今年就让我去吧！”说完，不等豆腐孩儿答应，他着急忙慌地跳进口袋里，连声催豆腐孩儿快扎上口袋嘴。豆腐孩儿憋不住乐，忙把口袋扎好，挂不到门闩上了，就立在门旁，又嘱咐小老头儿说：“菩萨打发人接你时，你千万别出声，他们就不知道咱俩换个儿了。”小老头儿连连答应，豆腐孩儿赶紧溜了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两个差人酒醒了，一看口袋掉到地上了，用手摸摸，里面人还在。两个人也没打开看看，背上口袋就回了县衙。县官听说豆腐孩儿带到了，立刻升堂。差人把口袋往大堂上一撂。县官哪知道豆腐孩儿是装大口袋里带来的，被弄糊涂了，就问：“口袋里装的何物？”

差人说：“被告人太小，只好装在口袋里。”

小老头儿正在口袋里支着耳朵听声呢，怎么？没去菩萨那儿，被带到县衙大堂上了？堂上问话的不正是自己的儿子么！小老头儿急了，在口袋里又蹬又踹地喊起来：“你们这群混蛋，快把老子放出来！”

县官来气了，说：“好你个小毛孩子，还敢骂人！给我打二十板子！”衙役们抡起板子就打。小老头儿在口袋里抱着脑袋嚎着：“别打呀，你这混小子，我是你爹！”

县官更来火了，说：“真是无法无天了，你还敢跟我称爹！再加二十板子，给我使劲打！”

衙役们一板比一板狠，劈里啪啦打了一气，小老头儿喊声越来越低，到后来，一点儿动静也没了。

县官叫人松开口袋嘴，把人拖出来，一看，可坏菜了（糟糕了），里面的人真就是他老爹！摸摸心口窝，人早就咽气了。县官不顾手下人在场，大嘴一咧，嚎上了：“爹呀，你上哪溜达不行，为啥偏偏钻进口袋里来呀？”

两个差人一看是县官老爹被打死了，知道自己惹下祸了，赶紧跪下禀告说：“老爷，这都是那豆腐孩儿捣的鬼，让我们去把他抓来！”

没容县官下令，豆腐孩儿自己闯上大堂来了。原来，他没走远，一直悄悄跟在两个差人的后面，借着人小不显眼，钻进了县衙。刚才的事他全看见了。豆腐孩儿说：“请问大老爷，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县官说：“是你害死了庙上的老和尚！”

豆腐孩儿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老和尚赖我的工钱不付，还拿棍子打我，我又没打他，是他自己脚下不留神跌死的。大老爷说我害死了老和尚，可有证据？”

“这……”县官接不上话了。他想了想又说：“你没害人，为啥不敢见官，中途逃跑？”

豆腐孩儿说：“差人把口袋扎得紧紧的，我怎能跑出来？是你爹把我放出来，他自个儿愿意钻进口袋，还逼着我扎上袋子嘴。我这么小，他要是不愿意，我想把他装进去也办不到！”

“这……”县官又没词了。衙役们在一旁都憋不住偷着乐。县官见自己丢丑了，气得手脚直哆嗦，说：“那也得给你定个罪，不能便宜了你！”

豆腐孩儿没被吓住，说：“我没害人，老爷还要给我定罪；儿子打死亲爹，老爷该定个什么罪呢？你老爹可是明明白白告诉你他是谁了，你还叫人往死里打，你是谋害亲爹，更是罪大恶极！”

豆腐孩儿这几句话，句句咬着理。县官搁心上一过，可就害怕了，连忙换了副笑脸，说：“好了，本官念你年幼无知，判你无罪，放你回家，行了吧？”

豆腐孩儿不依不饶地说：“那可中，这件事我得告到府衙门评理！再说，那老和尚还欠我工钱没给呢，我跟他讲定的三年三十两银子！”

县官生怕豆腐孩儿往上告他，连忙说：“老和尚欠你的工钱我来付，你快回家吧。”县官让人取来银子。他眼睁睁搭上老爹又赔上三十两银子，只好自认倒霉。

豆腐孩儿见好就收。他把银子打了个小包，往身上一背，顺着辽河沿儿就回家了。

王凤英 口述 江帆 整理

人 生 蛋

从前，高山族有一对夫妇，已经很大年纪了还没有生孩子，两个人很想有孩子。后来听别人说，如果在家里供奉一个送子的神位，天天祈求，就会生孩子，于是老夫妇照做了，天天向神位祈求。果然不到半年，老夫人怀孕了。到十个月，孩子生出来了，可是她的孩子却不是人而是一个圆圆的蛋。她很惊奇，又很难过。她自己在想：



“我这么大的年纪，好容易生了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会是一个蛋呢！早知这样，还不如不求神生孩子呢！”

这时她丈夫说：“蛋就蛋吧！既生出来了，就要好好地爱护他。”说着就把蛋放在一个筐子里，保留起来。老夫妇虽然心里有些难过，可是每天从田里劳动回家以后，一定要看看那个蛋，看了以后也觉得精神上得了些安慰。一天天过去，到两三个月的时候，这个蛋就发出了婴儿咿呀的语声，老夫妇很高兴，这时更感到安慰了。到六七个月的时候蛋就在筐子里滚动着。到一周岁的时候，蛋就从筐子里滚出来，跟别的小孩子一块玩儿。因为蛋只会在地上滚，不会走，所以滚得满身是泥土。玩完了，他妈妈就轻轻地把他身上的泥土擦干净，放在筐子里。

七八岁的时候，跟蛋同样大的孩子都到外面去放牛了，蛋就跟他爹说也要去放牛。他爹说：“啊！你放牛，你能追上牛吗？”

蛋说：“你如果怕我追不上牛，你就把我放在牛耳朵里，我在牛耳朵里，吆喊着，牛就听我的话了。”

于是他爹就把他放在牛耳朵里，蛋就吆喊着牛到草地上去。蛋在牛耳朵里唱着别人不会唱的好听的歌子，别人只能听见歌声而找不到人，都很奇怪，不知道是哪里的歌声，还以为是神仙在唱歌。放牛的孩子常常把家里的人都找来听神仙唱歌。

别人的孩子在长着，蛋也在长着。跟他差不多的孩子都到山上去砍柴，蛋也跟爹爹要砍柴刀，要到山上砍柴。

爹爹说：“你没有手拿刀，怎能去砍柴？”

蛋说：“你把刀系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能把柴砍下来。”

爹爹把刀给他系在身上。蛋就滚到山上去了。滚到离家远了，当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蛋就把蛋皮挣开自己出来了，他把蛋皮藏在一边，就跑到山上去砍柴。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把柴堆到山坡上回家去。走到他脱蛋皮的地方，把蛋皮穿上，慢慢地滚回家去。回到家就跟爹爹说：“用车子把柴推回来吧！我砍了很多柴，堆在山坡上。”

爹爹将信将疑地推着车子到山上去，到了山坡一看，果然有一堆一堆的柴堆在那里，爹爹就很高兴地把柴推回家来。

第二天蛋又到田里去劳动，走到半路上，看见一个漂亮姑娘也往田里去劳动，蛋趁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就把蛋皮挣开，藏到一边儿，走到姑娘面前说：“喂！你到什么地方去呀？”

那姑娘回头一看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漂亮小伙子，说：“我到田里劳动去。”

蛋说：“你的田在哪里呀？”

姑娘指着前边的田说：“就在那山的下边。”

蛋说：“原来咱们的田是相连的呀！咱们一块儿走吧。”他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，一会儿就到田里。

在田里劳动的时候，两个人唱着情歌说着笑着，真是打得火热。晚上的时候两个人一路回家，快走到脱蛋皮的地方，蛋对姑娘说：“你先走吧，我要到那边去解手。”姑娘以为真的，就先走了。蛋趁人看不见的时候就把蛋皮穿上滚回家去。

回到家里跟他爹妈说：“有一个漂亮的姑娘爱上了我。”

他爹爹说：“嘿！谁能爱上你这样的人，你说出来不怕别人笑掉了大牙，真不害羞。”

有一天，当地人民开竞技大会，有摔跤的，赛跑的等竞赛，青年人都参加大会比赛。蛋跟爹妈说：“我也要跟别人一块儿参加竞技大会。”

爹妈说：“你要跟别人比赛！不怕别人把你踩扁了吗？”

蛋说：“你们不必担心，我有办法。”蛋滚到竞技场，滚进别人的脚下，别人如果踩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大声喊：“别踩我！”人们都奇怪这么个圆圆的蛋，怎么会说话呢！当别人大声说话、喝彩的时候，他也跟着大喊。

蛋趁着别人都看比赛的时候，自己跑到人群后面把蛋皮挣开了，和别人一起赛跑。跑的时候，蛋把别人一个一个都追过了，最后他跑到前面，他已经跑到终点半天了，别人还在跑。人们都赞美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本领高，都拢上来看这比赛得第一的英雄。这时候那个漂亮的姑娘看见她的朋友成为英雄，也高兴极了。比赛完了，两个人一块儿回家去，走到半路上蛋又骗那姑娘说：“我解手去，你先走吧！”蛋又趁人看不见把蛋皮穿上，滚回家了。回家跟爹妈说：“我今天赛跑比别人都快，我获得第一名英雄。”

他父母说：“我们才不信呢，你那样轱辘轱辘地滚，还能赛跑得英雄。”他父母没看到那些情况，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。

日子久了，蛋和那个漂亮姑娘搞得更热。一天晚上，姑娘到蛋家里去玩儿，到了蛋家里没有看到那个漂亮小伙子，就问他父母说：“你们的儿子到哪里去了？”

父母说：“我们没有儿子呀！你找错了吧！”

蛋在筐里说：“你们怎么没有儿子？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吗？”

这时他父母觉得很难为情，不愿叫别人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一个蛋。父母说：“你这样跟别人说话不害羞吗？”

蛋说：“羞什么，我就是这个样的人，谁不爱我，我也不去找别人爱呀！”姑娘也